

得勝的基督徒生活

Waldvogel 牧師

(Hans R. Waldvogel)

基督徒得勝生活的秘訣就是個人親自地認識耶穌。我們每一位都被呼召來認識耶穌，神也為此差遣祂的聖靈降臨，不僅是為著引導我們，卻也為著將有關基督的事交通給我們。祂盼望我整個人都被耶穌基督給取代了。

也許你們當中有些人曾見過一種石化了的森林，那裏樹的外觀與一般樹木完全相同，就像真的樹一樣，但事實上卻其中連一株樹都沒有，所有的樹都已被石化，也就是說被石頭給取代了。那是一種完完全全新的材料，但是它的形狀與外觀卻是一開始的時候完全相同。

所以這就是當耶穌基督進入你的生命並且你已經接受祂時所要發生的事。你的名字沒有任何改變，你仍保有個人的特質，然而你將因著心思意念的煥然一新而被轉變了，你不再背負著「獸類的印記」，而是有著如同羔羊般的本性。這正是耶穌

基督，這位末後的亞當，祂的奇妙。「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林前十五：49）。那是神的呼召，那是神所計劃的，就是我們都應「被神一切的豐富所充滿」。

因此，我們每一個人都應將尋求神當作我們生活中最主要的工作。我記得幾年前在聖靈的啟示下所得著的一段信息，我仍然將它記在心中，耶穌這樣清楚且強有力地說這些話，以致於它深入我的每一根骨頭裏，祂說：「如果你能知道這些已預備好為著給那些對我有更大看見之人的事，你會日夜不停地呼求，要能認識我以及我復活的大能。你所有的禱告應該是要認識我，我盼望將你放入一個與我自己成為朋友的地位，我將會把你帶入與我同在的天堂境界。你不這樣作嗎？無論其他的人怎樣作，無論你的牧者怎樣作，你不起來這樣全心全意、眼目專一地尋求神嗎？好使我可以將你放在順服的地位，好使我可以向你顯現我的自己。」

神的顯現能夠來到的唯一方式就是耶穌基督選擇向你顯明祂的自己。但祂早已選擇要在祂奇妙、榮耀並華美中向那些需要祂並全心尋求祂的人顯現祂的自己。

在多少次的等候聚會中神奮力地要在我們心中顯明祂自己的樣子，在這樣的時間裏，你所得著的真實祝福不是你能說多少方言，雖然我毫無疑問地相信方言，而是你能深深地下來坐在祂的腳前。有時候人們會受試探要因神在他們生命裏所賜下的祝福而感到得意，但如果那樣的祝福無法使我們謙卑下來，使我們看見我們的一無所有，以及我們是如何的微小與無知，那麼這祝福便不是真實的，而是已經被

引導到其他方向去了。當你開始謙卑下來，你可以確定你是正被祝福的。當你開始感覺到自己什麼都不是並且看見你一點也不重要，這卻證明天父將你放在兒子的身分上正與你交通，並要領你到祂能將祂的兒子向你顯明之處。當我們已發現我們事實上什麼都不知道，知識與能力亦非藉著我們自己的血氣、自己的心志力量或是自己的想像所能得到，而是從神來的時，我們就真的是在祂腳前謙卑下來了。

若是你仍然在自我的包裝下，神便無法做這樣的事，然而一旦你認識耶穌，你便不再會企望人們看見或是聽見你這個人，祂賜給你一種熱情，要使耶穌基督被人認識，你那樣地渴望人們能知道祂是如此地榮美與奇妙！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帶著東西到神的面前去獻給祂，我將自己的愛與熱誠獻給祂。但那已全改變了，今天，我到耶穌面前並且說：「主耶穌，我到你的面前並且是什麼也沒有，我盼望一切所有都從你而來：悟性、亮光、恩慈、能力、得勝、力量。」一切都是從祂而來，祂是一切，也在一切之中。

祂教導祂僕人的第一個功課就是不要阻擋祂的道路所以祂才能降臨，祂將謙恭與低微的心志穿戴在他們身上，這卻有著聖潔的美麗。一位牧者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大聲呼求能認識基督的愛，這愛使他明白他可以「被神一切的豐富所充滿」。

一切基督徒得勝的生活都是從認識耶穌而來的，當我對耶穌基督有多少的認識，我便有多少的聖潔。起初你聽見祂的聲音並且開始來愛祂，你開始快跑跟隨祂並且禱告：「吸引我，我們便快跑跟隨。」接著祂吸引你，然後你感覺到祂的名字如

同那倒出來的香膏那樣甜美，你愛祂也需要祂，你渴望祂，然後祂開始祝福你，你享受那曾臨到一切愛祂之人的安樂；接著祂透過窗櫺向你顯現祂的自己，你便能看見祂奇妙的榮形，如同閃電一閃，祂向你彰顯祂的自己，而你變得意亂情迷，一旦你見過了祂你將會需要祂，這正是我們所讀有關新婦的事，她說：「我要起來，遊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寬闊處，尋找我心所愛的」（歌三：2）。這是尋求生命的開始。

神向著我們生命的偉大呼召是我們應該認識祂。我們沒有時間浪費，神總是埋怨祂的百姓對祂不夠渴慕，噢，認識耶穌基督正是那永遠的生命！

你盼望天堂是什麼樣子？黃金的街道，黃金的號筒和黃金的翅膀？是耶穌基督！若是祂不在那裏，我並不想在天堂，這正是天堂對耶穌所愛之人的吸引所在，我們將永遠與主同在！

那也是神現在對這樣生命有的呼召，為什麼我們總是慢吞吞的？因為我們還不能夠看見祂，如果真有，我們會快跑來跟隨，我們會脫去一切重擔和那些那麼容易就纏累我們的罪，我們不會有時間來浪費，而是將一切的力量都投入其中。「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太二十二：37）。那是首先並且是最大的命令，如果你並不渴慕祂，祂卻正全心地渴望著你，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好使祂可以將教會獻給自己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與皺紋。

神極大的奧秘，基督在你的裏面，這奧秘直等到你被取代了，直等到神找到一班人，他們那樣地需要耶穌而將自己悲慘的生命交給祂，所以祂能將祂自己奇妙的

生命賜給他們時才能成就。但為什麼僅有少數的基督徒得著，原因是因為他們那樣的愛自己，他們沒有進入至高神的隱密處，當神開始要脫去他們自己的屬靈期盼與方法時，他們就停下來了。神的呼召主要並非往中國大陸、印度、或非洲去，或是要站在講台後面講道，耶穌基督向著你我每一個人的呼召是要得著耶穌，要有祂不間斷之同在的彰顯。

那正是基督徒得勝生活的秘訣——一個僅有祂所愛之人才知道的秘訣。

「祂必作為聖所」

（Joseph Wannenmacher）
萬老牧師

「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太六：6）

法蘭西斯大主教這位內在生活的偉大教師，曾在一封信中如此提到：「我的房裏總是充滿著一些企圖促使我參與各類活動的人，但我的心卻是深居在安息之所。」每當他結束了一段容易使人分心的交談與事務後，常是毫不遲疑地便開始禱告，禱告中他感覺到那神聖的同在並能以從新得力。他盡一切可能地操練自己所教導的事，並說：「這內在的生活不能因著環繞我們的人而受攬擾，因為這些人僅僅是環繞在我們的身外，而非我們的心中，因此我們的心能夠總是保持在神的同在當中。」

他教導說：「若按著其中不同的滋味以及神的愛向那些如此運用它之人所顯出的神聖甜美來說，禱告實在可以被稱為嗎哪。但這是隱藏的嗎哪，天亮前就已落在沙

漠之上，換言之它並非聚光燈與科學下的產物，它的甜美惟有在隱密處才能嚐到。當我們獨自與神交談時，我們的靈便如此說道：「那從曠野上來，形狀如煙柱，以沒藥和乳香，並商人各樣香粉薰的，是誰呢？」（歌三：6）。是佳偶自己懇求她所愛的良人領她進入隱密處，好使他們可以在暗中交談：「我的良人，來吧！你我可以往田間去。」（歌七：11）

接著便是『專一的注視』，持續地花一段時間，除了以愛慕與單純的心思注目於神『神聖真理的話語』之上外已別無所求，將此與『默想』相比較你很容易就能明白禱告中所包含的一切。

年幼的蜜蜂在尚未開始工作前被稱為幼蜂，一旦他們開始採蜜即被改稱為蜜蜂；禱告亦是如此：開始時稱為默想，一旦神的愛從其中產生後，即可被稱為注視。蜜蜂在蜂巢四周的曠野中四處找尋花朵好擷取蜜汁，在收集了足夠的儲糧後他們仍然努力作工，為著是享受那甜美蜂蜜所帶給他們的喜樂。

因此我們默想得好得著神的愛，但一旦得著之後，我們便注視——那就是將我們的注意力轉向這位神聖的良善，為神於注視中所顯露之慈愛而帶來那無以形容的甜美所吸引，渴望得著神的愛會吸引我們來默想，而那已得著的愛則領我們進入注視。這是這無限良善的天然特質來吸引一切能感受它本體的人，並使他們與它聯合，我們的靈具備著此種能力，會趨近良善並尋求其中的寶藏與蘊含的熱烈愛情。當神在我們心中注入那無以言喻的甜美時，這證明祂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彰顯祂的同在，

所有內在的能力甚至外在的感覺都向著這靈的最深處全然傾倒，好享受這位親切且所愛之良人的同在，祂使我們得以在這裏那樣感覺到祂的同在。

當珍珠貝殼領受了清晨甘露的澆灌後，總會很小心地將殼關上，不僅是為著保有它所得著的並防止海水混淆那從天上降臨的雨水，同時也為著保守露水的新鮮，這新鮮是和他們的本性相似，也供應他們那能明確感覺到的喜樂。

我們不應忘了所領受的話，前文所提及那從新得力的禱告正是愛的工作，我們首先藉著注入心中的甜美而感受到神的同在，這促使靈將它所有的能力與注視聯結在一起，並引導它們向著所愛的良人而去。其中所感受到的是自在與喜悅，而神的愛使這靈自然地將一切力量轉向那以如此浩大甜美吸引他的神。這位全能者的無限良善將所有的心吸引並繫住，其能力遠超一切世上能捆綁人的鎖鏈。

這靈已進入其中，因為在神裏面或神面前從新得力的目的僅是為著注視祂至高的良善，而此注視是那樣簡單、甜美，那樣容易且細微，以至於這靈有時候尚未能感覺到便已被佔有了。

然而，當人的靈在這甜美安息中藉著感覺祂的同在而享受神時，並未覺得他正在享受這樣的感覺，他仍清楚地見證他是寶貴這喜樂遠超過其他一切所有。

顯然當馬利亞坐在她救贖主腳前聆聽祂話時，她是正進入這安靜禱告之中。我請求你思想在此情景下她是那樣專注地傾聽，她是那樣完全安靜地坐著，沒有擦一滴眼淚，沒有出一句話，沒有激動哭泣，沒有一絲嘆息從心中發出，她毫無自己的

感動；她並未禱告，馬大一再地從房間裏經過，但馬利亞並未感覺她的存在：她究竟在做什麼？她所做的僅就是傾聽：她正在一種完全靜止的狀態，換句話說，她像是一個寶貴的器皿保持在耶穌的腳前，使那從她所愛的良人口中流露出一滴滴的甜美沒藥能流入她的心房。這位神聖的新郎是那樣憐愛她聖潔佳偶的安息而不願馬大來叫醒她，「馬大，馬大！」祂說：「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馬利亞所選擇的是什麼？要保持在耶穌的腳前從新得力，並享受其中的和平與信靠。

因此記著，若神以此簡單且親密的信靠來吸引你時，你必須保持安靜地靠近祂，不需憑著自己有任何表示明白的舉動或意願，因為這愛的信靠及靈裏的安息亦完美地包含了一切為著滿足你能傾倒而需有的外在表示，與其四處張望，最好單純地睡在我們救主的膀臂之中。

在祂無限良善中，願神的愛成為我們僅有的愛並使祂得著喜悅，除了為得著神純潔且神聖的愛以外，我們不應為其他事情如此懇切的尋求，讓我們總是如此禱告：「我的神，我愛，我渴慕全人全所有，超過一切地愛，請接受我貧窮的心並溫暖它，使我全部思想、盼望及企圖都以為中心。噢，何時這愛能融化我們全人及全生命，使我們可以全然向己死並單單為祂而活？噢，我的耶穌，知道我愛，但我愛不夠，請答應使我能愛更多。噢，神那永遠燃燒且永不衰殘的愛！我的神，是愛的本體，請在我心燃起那神聖之愛，這愛曾燒盡聖徒，將他們改變像

，噢，我們應如何懇切地渴慕這愛，並愛上這渴慕，因為對一個逐日增長的渴慕心腸來說，屬靈的事與神聖之愛是永遠不夠的。這愛無論多大，在一生中仍會不斷增長，因為對天國來說它永遠不會被完全滿足或成為完全的。如同聖伯納所說的：「我愛神因為我愛祂，我切慕可以更多地愛祂！」那些並不渴望更加愛祂的人很顯然是還不夠愛神的！一位真實神的愛人是不會僅僅滿足於以他的全心來愛神的，因為神是遠遠超出我們的心，所以他會渴望得著更大的心來更多愛神。

在一切事物中能真實顯明我們愛神的記號就是當我們愛神且相同地愛其他的事物；祂總是公平的，而當不公平的愛從我們這有著屬地依戀的心向某物發出時，這愛並非從祂而來。

若是這樣全世界對我們來說都是一樣的：生命中的苦難、不幸、誤解、軟弱。生命中的改變與機會將撼動我們這艘脆弱的船，但當我們保持舵是一直向前時，它們並不能使之沉沒；當我們看見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祂的愛在管教中並未較在祝福中有任何減少，祂的公義與憐憫都是一樣的良善且滿有同情的。

偉大的使徒因受此靈的感動便高聲見證：「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羅八：38~39）。

何時自愛才會對那看得見的景象與顯現停止渴望，並且滿足於神這不衰殘、不

改變的應許和旨意？一個看得見的同在對於神這已創造了且保守著的愛能加添什麼呢？在祂已作成的聯合裏還需要堅持得著怎樣一個異象呢？神祂自己所已經成就了的愛是如此確定，因此無論是看得見的同在或彼此間的距離都不能增加此確定性，一切的榮耀、尊貴、祝福都是單單屬祂的。

噢，住在神裏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單單在神裏歡喜快樂，今後藉著祂的恩典，對任何人來說我都是「一無所有」，任何人對我亦是如此，只有神是一切。我企盼藉由我靈在祂面前絕對地謙卑來成就此願。」

在一次特別敞開並吐露出心事的機會中他向一位信賴的朋友說：「誠實地說，若我察覺到在靈裏有絲毫的感情是不屬神或不為著神的，我將毫不猶豫地將它丟出去，因為我寧願完全不存在也不願無法單單且無保留地為祂而活。若是我知道在我身上有任何一部份失去了基督耶穌的印記，我會將它撕碎，如同祂所教導我們要如何將那攔阻的手或腳砍除一樣。」保羅可以如此說：「如今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他總是保守自己的心與神聯結，因著照在他靈裏潔淨且神聖的光，能使他的靈察覺那即將在裏面活動的自愛，這自愛是他為著與神更加親密聯結而極力拒絕的，藉此他能保守自己不被迷惑。當他為基督受苦最深之時曾透露他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甘甜的熱愛，藉著與主聯結那最苦的事對他卻成為甘甜了。

他也提到當他與王族們共處時並不會因此感到拘束，仍然如平常一樣，因為在他裏面已被神的同在所佔有，使他無論何時何地不斷被興起敬畏之心。他習慣告訴

別人說那真實服事神的方法就是跟隨祂，在靈裏最尊貴的地方跟隨著祂，除了潔淨單純的信心以外並不倚靠安慰、熱愛或亮光。因著這緣故他喜愛內在的寂寞，有一次他曾說他並不會因著是否被安慰而受攬擾，當主將深愛的情感賜給他時，他以單純的心領受，但若神喜悅將它們收回的話，他也不會想到它們，事實上他是經常在享受那內在的寂寞，這可從每當他回到裏面時的表情看出。

一次機會中他提及有關他的禱告，就好似將油倒在一張被打得光亮的桌面上，當油在桌面流動時如同江河一般；同樣地當在默想中有一句話或一個思想在靈裏激盪出甜美感覺時，便為他帶來了極大的甘甜。

在他離世前的好幾年裏，他幾乎沒有花時間默想，當被問及有關此事時他回答說：「我正在作相同的事。」這意味著祂總是保守他的心與神聯結，他常提醒一生中禱告必須是我們工作及行動的一部分，然而他自己所有的卻是真實不住禱告的生命。

快跑跟隨耶穌

吳蘿絲

(Rose Waldvogel)
二十多年前我所聽見的一句話緊緊地抓住了我的心，這句話是這樣：「在我們現

在所處的世代中，僅僅保有一個普通基督徒的追求，是無法使我們達到目標的——我們需要快跑跟隨。」

這句話大大地震動了我，就天然人而言我不是一位好的跑步者——因此在這屬靈

的事上我更要如何才能做到呢？我懇切地尋求主教導我如何快跑跟隨。

聖靈成為我的導師並賜給我亮光得以注意到一些與此主題有關的經文。

起初的經文其中之一就在希伯來書十二章一~二節：「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祂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如果我想順利跑完全程，便需要除去每一樣的重擔。成為一名成功的賽跑家有一個秘訣，就是要將眼目定睛在目標上，我不敢隨意觀看路旁，或是偷看其他的跑步者，並將我指摘的指頭指向他們的缺失（賽五十八：9），我需要將自己的眼目擺在這目標上——「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我們也需要從那些綑綁我們的過往事物中得著釋放，也許有些人曾冒犯我——或許在很久以前——或是在我自己生活中常常會想起並困擾我的事。保羅說：「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腓三：13~14）。

以賽亞書四十章三十一節對我也是的一大祝福：「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奔跑卻不困倦……。」

藉由保羅的書信及見證我得著許多的開啟，在哥林多前書九章二十六、二十七節，保羅說：「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鬥拳，不像打空氣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當保羅到了他人生旅程的終點時，他能夠說：「……當跑的路

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提後四：7~8）

這標竿就是我能認識祂，曉得祂復活的大能，也知道祂就是永生。當我回顧過去年間的許多大好機會時，我不禁想知道自己跟隨得如何？我自己的努力是那麼的脆弱與不完全，我已發覺快跑跟隨耶穌必須是一個信心的奔跑：「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一：6）

「因此要竭力追求，所以你們能得著。」

主，請教導我們禱告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詩十六：8）

亞力山大·懷特
(Alexander Whyte)

若有一位定意追求敬虔的門徒回到大衛的時代，他若詢問大衛是如何向主祈求的——換句話說，他若問大衛：「大衛，你這位合神心意的人，請教我如何禱告。」那麼前面這句經節將會是大衛的答案。「將耶和華擺在你的面前」大衛將如此回答他。「每一次禱告之前，你都應將耶和華擺在你的面前。」

你若有機會向大衛探詢他是如何寫出那些存留至今日且將繼續留存到世界末了，並審判日子來到的美妙詩篇及禱告時，大衛將告訴你這絲毫不足藉由他的力量或聖

潔而作成的，他的回答會是：「我所做的僅僅是每當我再一次開始歌唱並禱告時，我就將耶和華擺在我的面前。當我開始禱告，在我自己能察覺以先，我的禱告早已蒙了垂聽，並且我的詩歌已蒙了悅納。」

你也許仍會堅持說：「但是像四十篇、六十三篇、一〇三篇和一一九篇這些詩肯定是在極大的能力與聖潔中才能被成就的，如此的詩篇與禱告絕不可能由像我們這樣性情的人來完成的。」

那麼大衛將回應你：「我清楚記得也絕無法忘記當我寫作你前面所提及的那幾首詩篇時內心的景況，那日我的心如同一畦乾渴的田地，然而一旦我將耶和華擺在我的面前並且我迎向祂去，我開始看見祂的全能與榮光，正如我以往在聖所中所見的一般，我仰望祂直到我靈裏飽嚥了骨髓與肥油。」

不僅僅是四十篇、六十三篇、一〇三篇及一一九篇這些詩而已，若是你夠老練的話，當你讀任何一首偉大的詩篇，你將發現大衛的這句話真的是他寫作所有詩篇的同一方法，在大衛任何一首詩篇中不論曾提到任何人或任何事，耶和華總是在其中且從未缺席，若是祂在某一首詩的起首未出現，也總是在不久之後便就顯現，主總是再度地在大衛的右手邊與他同在。

藉由他的一些詩篇我們可以深入地看見大衛的心思意念，尤其是在一〇三篇這首極美詩篇的一起頭，大衛向他自己靈魂及一切凡在他裏面的呼喊，呼喚它們一同來加入撰寫這首詩。從他心中所彰顯的就是因著將耶和華擺在他心中眼睛之前。

他得著奇妙的能力。而不是僅有大衛能得著這寶貴禮物及特權的，我們每個人若能在這相同服事中進入我們靈魂的深處，也將在我們裡面發現這相同高貴且奇妙的大能。藉由肉體的眼睛我們可以看見神。我們尋求祂的面，有時祂將祂面上的光輝照在我們身上，我們就像詩人一般「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我們將創造萬物及我們自己的主擺在面前，並在驚嘆及敬拜中俯伏下拜呼喊：「喔，神哪！你是何等偉大！」

在某些時刻裡我們會用心靈的眼睛仰望這位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這位摩西、以利亞的神，但最好的時候是我們仰望這位我們救贖主耶穌基督的神及天父。當我們將祂擺在面前，使祂向祂所有的兒子及僕人彰顯祂自己，若我們持續如此仰望，祂便要代替一切其他受造之物而成為我們的所有，天堂開始代替那些屬地的而降臨在我們身上，就算是在今生，藉此他們成為真實在禱告中將「耶和華擺在他們面前」的人，藉此他們成為大衛及耶穌基督所教導如何禱告的人，而能夠有讚美、與神同行並有天上交通的人。

若大衛能在禱告及詩歌中總是將耶穌擺在他面前——耶和華這位無人能眼見仍存活的神——我們應如何將耶穌基督擺在面前呢？耶穌基督這位神的兒子正是為此特別的目的而成為人子降臨，因此我們更應當如此行！

因為不論你的生命是處在什麼景況，有任何需求、任何挫折、任何混亂、任何憂傷、任何罪污、任何轄制及罪的疾病，任何我們在這地上可能遭遇的情況，使我

們無法在禱告及信心中將耶穌基督擺在我們面前好得著幫助、保障與得勝，不論你是誰，你所擁有的是什麼，你的請求是什麼，只要打開你的新約聖經，拿著它跪下來讀，從其中將耶穌基督擺在你的面前。

你像詩篇六十三篇中的大衛嗎？你的靈是否飢渴要神？你的肉體是否像在乾旱疲乏無水之地而渴望神？請將那撒瑪利亞井旁的耶穌擺在你乾渴心房的眼前，並且，再一次地將祂擺在你的心中當祂在那最後一日，那婚筵偉大的日子站起並呼喊說：「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也許你是如同烏利亞事件後的大衛？「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盡如同夏天的乾旱。」請將祂擺在面前，祂曾如此說：「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悔改。康健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著。」

也許你是擁有一位浪子而感到憂傷的父親？請將你的天父常擺在面前，請將這位神的兒子常擺在你面前，因祂所傳講的一切比喻都是為你，也是為你的兒子！

也許你是一位女兒被鬼附的母親？請將這位在推羅西頓境內的耶穌基督擺在你面前，聽祂怎樣向那位懇求桌下碎渣婦人所說的話：「這鬼從你女兒身上離開了！」也許你是一位仍然有著許多天真且美麗的小天使們環繞身旁的幸福母親，那麼我很確定的是，每當你親吻沉睡中的嬰孩時怎能不想到馬利亞，她也親吻她那沉睡中的嬰孩，並將一切的事存在心裡。或者也許在看了十二年的醫生後，你並未變得更好，反而每況愈下，請將祂擺在你面前直到你得了醫治——祂轉過身來並說：「摸

我的是誰？」喔，若你是被折磨，在動盪及風暴中得不著安息的，看見祂在海上行走，向船走來；在另一景況中看見祂在一艘船上枕頭睡著，聽祂斥責說：「你這小信的人，為什麼膽怯呢？」或者你正落在最糟的處境中，你的心是否在責難折磨中，使你無法相信地獄還有更悲慘的刑罰，請仰望祂無限愛憐的榮面，因祂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罪人們！將你們的救贖主常擺在面前！神的兒女！請將你的天父並祂從天降下的兒子常擺在面前！因祂們在你右手邊，你便不至於搖動。

在你向自己說下面這句話前，請先不要打開新約聖經：「現在，喔，我的靈哪，若在我們還未將這位我們將要得到的神，擺在面前之前，我們便不往前！」每當聽見一章讀過的福音書，總要看見你正在那一切所發生事件之中。當你一個人禱告時，不要急忙地作你自己的禱告並且草草結束，若是必要，祂也會命令日頭停住，好使你有時間禱告。當你跪下時要同時閉上雙眼好從一切地上事物中離開，將那坐在天上寶座上的神並那不斷為我們代求的耶穌基督擺在你面前。要花時間，向牆壁說話只是浪費時間，要花時間直到你確信祂正在聽你禱告。在你得著禱告的話前要保持靜默，不要將話向空氣說，而是說入耶穌基督的耳中及心中。因為祂也有耳和心，並且若是你喜歡的話，它們都是向著你敞開的。

例如，你在家庭禮拜中打開你的詩歌本，你唱到約翰牛頓的詩歌：

「在信者耳中，耶穌盛名何等甘甜！」

是的，但在那時刻它是否在你耳中亦是如此甘甜？你是那位相信者嗎？有一個時刻你的耳中充滿了這非屬地的甘甜嗎？當你將這位擁有那聖名者常擺在面前，你就是那信徒，並你耳中要充滿那樣的甘甜。

「耶穌，我牧人，良人，朋友。」

在這時刻你是一頭失喪的羊，一個被棄絕的婦人，或是一位無親無故的浪人，——都將被尋見，一切將被滿足，你心中將因基督的愛的充滿而發出光熱！

「我的先知，祭司，君王。」

在你心中一切所有的就是在祂腳前的時刻！

「我主，我的生命，道路，終點，

請悅納我獻上的讚美。」

在那時刻你所獻上的讚美是被悅納了，這是因你真的將主擺在你面前。

你記得曾聽過發生在那位總是把十字架並那流血重擔放在他面前的古老聖徒身上的事嗎？那五個傷口真的從十字架上在他的手、腳及肋旁，這是每日發生在神真實聖徒，基督門徒身上的一個比喻，他們常將他們垂死的主擺在他們面前，直到他們與祂一同釘死，直到在他們身上披戴了垂死的耶穌基督，請加入偉大聖徒們與基督一同釘死的行列。

我親愛的弟兄們，在你一切的詩歌、禱告及經文中請將十架上的耶穌及寶座上的主耶穌擺在你面前，要一直如此行，直到祂與你同在，直到你不再訝異地感覺到

祂將祂的手放在你頭上，而且當你在某些個夜間守望在祂面前，仰望而看見祂的榮面時也是如此，在這一切情況下將你的主擺在面前，直到突然某一個快來的午夜這位新郎與你同在，並且你永遠與祂同在！雖然如此，請速速降臨，主耶穌！

從錫安直到地極（十六）

歌登·賈德納
(Gordon P. Gardiner)

第十八章雷蒙·李奇早期的服事 (Raymond T. Richey: Early Ministry)

一九一五年，主給李奇媽媽看見一個異象，在異象中德州有花裝飾著。不久，在那段時間正在芝加哥北街佈道所服事的李奇老爹，接到一項邀請，要他到德州休斯頓的全備福音帳幕 (Full Gospel Tabernacle) 擔任牧師。這帳幕位於該城西邊，所以又被稱為「城西帳幕」(West End Tabernacle)。這個教會的會眾，數年前曾因查理·巴罕的服事，得著很大的祝福；但在這段期間他們沒有牧師，羊群也四散，只有幾位忠心的會友留在那兒。但這少數幾個人同心合意地迫切禱告，祈求神差派祂所揀選的人來填補這項空缺。

當他們繼續禱告時，會眾中一位傑出的商人雷恩先生 (E. Lane)，在一份福音刊物上讀到伊利·李奇的文章。他那麼受感動，遂請會眾考慮邀請李奇來擔任他們的牧師，他們答應考慮。「不久，在一個全天禱告聚會中，一位他們所認識所敬愛的傳道人進到聚會中一會兒，他知道他們需要一位牧者，並且向他們推薦同一位人選：

伊利·李奇！這使他們更確信是神的帶領。」另一個作律師的會友卡路德（W.F.Carruthers），親自去拜訪李奇老爹，並邀請他來擔任這教會的牧師。卡路德後來成為德州州長。

很自然的，李奇將這項邀請擺在主面前，懇切禱告尋求神的帶領。李奇媽媽覺得主給她看見的異象，必然是為這項事奉而預備他們，李奇老爹心中也逐漸確認這真是從神來的呼召。

就這樣，一九一六年一月，李奇夫婦和他們還住在家裡的孩子們蘿珊娜（Roxanna）、雷蒙（Raymond）、林納（Leonard），以及錫安娜（Ziona），從錫安城遷往德州；他們只知道是神呼召了他們，而他們正在跟隨祂的呼召。「的確，如果他們不是對神的呼召有信心，在那新的地方必然很快就會灰心了。父親才剛放棄他的生意及一份可觀的薪水，這是一項赤裸裸的信心之冒險；他們的朋友以及一部分的孩子留在北方，何況當他們抵達目的地時，情況看起來相當的暗淡。」

天氣陰霾多雨，牧師公館很小，無法擺出夠用的傢具。至於教會的會眾，「能真實算為教會會友的，只有不到半打！」雖然出席聚會的人，平均大約有五十位到七十五位。

但李奇夫婦知道是神呼召他們，而祂是信實的。李奇老爹擔任牧師，雷蒙則作他的助理；他們和李奇媽媽以及其他孩子開始「又禱告又工作；又工作又禱告！」其結果乃是有靈魂得救了，有人身體得醫治了；參加聚會的人，開始時是緩慢地增

長，不久就更快速地增長了。

那年快過去時，他們蒙神引導去邀請安得烈和他的妻子安娜加入他們，因為他們需要一位司琴和詩班指揮。那時安得烈正擔任伊利諾州錫安城基督徒聚會的執事，在教會服事上很活躍，同時也是錫安城主要的（即使不是惟一的）糖果和蘇打屋——甜品宮殿（Palace of Sweets）成功的老闆。安得烈和安娜覺得從德州來的呼召，正是神的呼召，於是又是一個「出自錫安」的家庭進入禾場！安得烈在休斯頓很容易就找到工作，但他們夫婦全心投入神的事工中。他們跟雷蒙以及蘿珊娜同工，「又禱告又工作；又工作又禱告！」

不久，因著會眾日漸增長，原有教堂已不敷使用：「在數小時的禱告之後」，他們擬訂了建堂計劃。一九二〇年，原來那形如穀倉的舊建築物，被一棟漂亮的建築物所取代；而且在之後的五年中，需要兩次擴建，以容納日漸增長的會眾，後來人數達到一千四百人！

在那些忙碌的日子及歲月中，雷蒙「經常向神呼求，使他被神使用的領域更加擴展，也能招聚更多靈魂到主面前。」一九一七年四月，美國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雷蒙「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一些儲備，要使他能接觸那些親愛的士兵男孩，並帶給他們神奇妙的大愛及恩典的信息。」

首先他印了數十萬份單張，分發給那些從軍的人；然後他去探望全美國的陸軍軍營，以及海軍訓練站（the Naval Training Station），跟在這些地方服事的一些福音機

構配搭，舉行聚會。最後，主「將一個極大的負擔放在他裡頭，就是休斯頓市郊的羅根營（Camp Logan）裡頭三萬三千名軍人；他晝夜向主呼求，求主開路，使他可以接近他們。」當他這樣呼求之後，主就「引導他在休斯頓與營區之間，搭一個巨大的帳棚；這樣，那些士兵男孩到城裡去時都可以看見它，而一般市民出城往軍營去時也可以看見它。」

但哪裡來的錢去搭那樣的帳棚呢？他的這項計劃，沒有從別人得著任何鼓勵，但當他懇切尋求神的引導時，主以耶利米書三十三章三節加添他的信心。於是他向神求得著數千靈魂，以及「一個大帳棚」。神奇妙地供應搭起帳棚的費用，他搭了一個簡潔的帳棚。

這之後不久，雷蒙的妻子寫道：「士兵來了，神也拯救他們；首先是一小群人，後來變成一大群人，但雷蒙的心仍然不滿足，他們不是像他期待的那麼一大群一大群地來。他再一次將這情況擺在神面前，神也再一次垂聽他的禱告；羅根營區的指揮官要營區官兵都來聽個人衛生教育，並看這方面的影片，但營區裡沒有能容納這麼多人的地方。所以雷蒙提議使用他的帳棚，指揮官接受了這項提議，並同意在衛生教育結束後，他可以用幾分鐘的時間，傳講簡短的福音信息，並邀請人來參加晚上的聚會。每一個人也都拿到一份有關救恩的單張。藉此，他們接觸到羅根營區裡每一個人，並邀他們來參加奮興聚會，每一個人也都拿到單張。他們來了，然後這些親愛的人們，數百數百地得救了！」

在這項事工上，有其他傳道人和同工來幫助雷蒙·李奇，他本人則常因著許多迫切的需求，經常從紐約直到舊金山，在陸軍軍營及海軍訓練站中服事。參與這項事工的外來傳道人中，包括了威廉·何德比（William M. Holderby），有鮑斯渥（F.F. Bosworth）幫助他；鮑斯渥也是來自錫安城的人，他在一個軍營中負責音樂事工。另一位雷蒙·李奇邀請來在其聚會中服事的音樂家是格雷福（F.A.Graves，參第六章），他也來自伊利諾州的錫安城，是個傑出的獨唱家，又寫過好幾首詩歌，像《祂為我釘十字架》（He Was Nailed to the Cross for Me），以及《磐石中的蜂蜜》（Honey in the Rock）等。參加羅根營區以及其他營區聚會的人，包括了許多老百姓，其中有一位年輕婦人名叫伊蘿絲·瑪伊·威廉斯（Eloise Mae Willians）。她對任何形式的宗教聚會都毫無興趣，但她被說服來參加營區的聚會；在那兒她遇見了安得烈、安娜、和蘿珊娜。在她參加的第二堂聚會中，鮑斯渥服事她，並被主使用來帶領她到主面前。在同一個聚會中，伊蘿絲碰見了雷蒙·李奇，後來她嫁給他。本章所敘述的故事，就是取自她所寫的見證《神的作為》（What God Hath wrought）。

大戰期間，李奇在不同的營區服事時，暴發了流行性感冒；李奇毫無保留地服事那些感染這可怕傳染病的病患，尤其是那些瀕臨死亡的人。「大約午夜時分，他會進到他的帳棚，累倒在他的簡便臥床上；然後他再被叫醒，因為有個男孩瀕臨死亡，卻還未預備好自己迎見永恆。數百的男孩就是這樣，他們的手被握在雷蒙·李奇的手中，在他禱告的聲音中離世進入永恆。其中有些人會這樣低語說：『感謝神，

有人為我禱告，使我可以將我的心歸給基督；我在自己家中從未聽過一個禱告，從未在家中聽見人讀聖經……」

「就是在德州華斯堡的鮑衛軍營（Camp Bowie），踩過泥濘之地，服事那些病人和臨終的人，連著好幾個月雷蒙體力超支地工作著，有時好幾天連停下來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只能偶而在營中食堂抓一杯牛奶，或一個三明治，或一塊派來充飢，最後他終於完全崩潰了。軍中最好的醫事專家被請來診視，他們對他說：『李奇，你得了結核病，你只有一個希望，而且是很微弱的希望，那就是你要到加州去一個月，藉休息來得痊癒。你在一年之內什麼都不能做，只能躺在床上。你要完全放鬆，不要閱讀任何東西，甚至連聖經也不可以讀。這可能會對你有幫助，但如果你不這麼做，你就活不久了！』

「照著他們的指示，他去了南加州朋友那裡，他們找來洛杉磯對結核病最專精的醫師，他證實了軍醫的診斷，另加上嚴格的飲食限制。

「數星期之久，他躺在那兒，然後有一個主日早晨，用他自己的話說，他『帶著忿忿不平的情緒』，躺在床上思想自己的狀況，極其沮喪地對神說：『主啊，我已經盡我所能地來服事你，我工作到健康崩潰了；現在我躺在這裡，對你、對自己、對這世界都沒有用處。既然醫生說我毫無指望，就讓我死去吧！』

「他帶著這樣的心情躺在那裡時，順手拿起身旁的聖經，翻到詩篇二十二篇，他只讀第一節就不再讀下去了，那裡說：『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

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哀哼的言語？』他就只讀這一節，然後他將聖經丟在一旁，繼續發牢騷說：『是的，主啊，你已經完全丟棄了我，我得不到任何幫助，我不如死了好！』

「就在那時，救主那甘甜、安靜、微小的聲音對他說：『你不記得母親在信中說，今天早上在教會的聚會中，他們都要為你禱告，而且要相信神要醫好你的肺，使你能健壯起來，再回到事奉中嗎？你不記得當醫生說你父親快死了時，神醫好了他嗎？還有你的母親罹患跟纏擾你一樣的結核病，你的哥哥罹患髓膜炎，你自己幾乎全瞎時，你不記得神如何醫治了嗎？』

「就在神停止說話時，雷蒙的心痛悔破碎了，他低聲對神說：『親愛的主，請饒恕我，我記得，我也相信！』他再拿起聖經，這次他翻到詩篇一〇三篇讀第三節：『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

「他掀掉被子，從床上坐起來，緩慢地下了床，站在床邊；魔鬼嘗試叫他灰心，但神已說了話，他也相信神要賜他身體上的勝利。他在房間裡前後踱步，將親愛的古老的聖經舉在頭上，用他微弱的聲音說：『主，我讚美！主，我讚美！主，我讚美！我知道，正在醫治我。』每讚美一次，他的聲音就提高一些，最後變成歡呼，他的力量迅速恢復，他知道他得著醫治了。

「他打開房門，走下樓梯，來到飯廳，他的朋友正在吃午餐，他們都被他嚇了一大跳，以為他瘋了，因為他一直喊著：『主醫治了我！主醫治了我！主醫治了

我！」他們嘗試使他安靜，但他安靜不下來。過了一會兒，他走上樓梯，魔鬼再一次對他說：「也許你的肺得了醫治，但不要忘了你的心臟的光景也非常不好，醫生早已警告你，突然來的興奮，或者過度用力，都很容易導致生命危險。」他給魔鬼的回答是：「神不但醫好我的肺，也醫好我的心臟了。」然後他繼續在樓梯上，上下下地跑著。這是一九一九年九月發生的事。

「這許多年，神不斷地跟雷蒙·李奇提到基督是醫治者這奇妙的信息；但在他的肺結核得著醫治後那十四、十五個月之間，神跟他提得更多。但仍然有一些藉口與猶疑。

「一九一〇年夏天，他協助從德州華斯堡來的華倫·柯林斯（Warren Collins），在田納西州緬菲斯（Memphis）的中央浸信會舉行的聚會。神在那些聚會中一直對付他，要他踏出步伐，做神呼召他去做的事。

「華倫·柯林斯弟兄十月時要在密西西比州的哈地斯堡（Hattiesburg）開始一個聚會，雷蒙答應要幫助他。他將早一個禮拜左右去，作各項必須的預備，並為聚會作廣告。

「他照所預定的日子去了，找到了聚會的場所，旅館訂好了，也發出廣告說好華倫·柯林斯要在某一天開始帶領聚會。卻在這時收到柯林斯弟兄的電報說，他沒有辦法來，情況的發展超過他所能控制的，他不可能來了！

「雷蒙·李奇就是這樣，身在一個陌生地方，身旁都是陌生人，他為另一個佈

道家來帶領聚會安排了一切，聚會地方找到了，廣告與旅館的帳單都有待付清；但他不但沒有錢支付帳單，而且佈道家自己打了電報說他不能來！

「就在他一籌莫展時，神對他說他應該繼續往前，自己來帶領聚會。但他不想聽從神的聲音。支持那位佈道家的委員會建議他回家，要幫助他得著支付帳單的錢；但他的心不同意他這麼做。

「最後他將自己鎖在旅館的房間內，三天三夜禁食禱告，要確認神的旨意，使他的心對神要他做的事，沒有懷疑也沒有猶豫。

「三天結束時，他在身無分文，也沒有得著任何幫助，連那個邀請那位佈道家的委員會也沒有提供任何幫助的情況之下，他離開他的房間，走到報社刊登一個廣告，說他將於下個禮拜四，在紅圓廳開始一個『古老的傳福音與醫治復興聚會』，那正是原來安排給柯林斯的同一個地方。禮拜四晚上，聚會如期舉行了。

「大約有十四位或十五位在那兒，他們帶著一種『好，現在你想怎麼樣』的態度來參加。但雷蒙拒絕沮喪灰心，他簡短地說明復興的必要性，以及要有復興必須有好的禱告聚會之後，就散會了。

「第二晚下雨，約有三、四十位出席，他傳講了另一篇有關禱告的信息，又對罪人講了一篇簡短的福音信息，然後發出呼召，有兩三個人得救了。他報告說下一晚要舉行醫治聚會。

「第二晚大約有一兩百人出席，聚會將結束時，有幾個人將他們的生命降服歸

向基督後，開始為病人禱告。第一個接受禱告的人是個手臂彎曲的年輕女士，醫生們曾想盡辦法要用機械使她的手臂伸直；當雷蒙為她禱告時，她的手臂立刻伸直了！這個消息刊載在次日的報紙上，結果那天晚上聚會充滿了人。

「傳道人變得非常忙碌，這是可想而知的。沒有人幫助他領詩與司琴，也沒有秘書或其他幫助，但神叫他要繼續舉行聚會，結果有一個教會的牧師自願來幫助他領詩。」

「在某一個晚上，威廉·瑪莉小姐在罹患嚴重的胃病經年後，在聚會中得著奇妙的醫治。幾週以來她一直嚴格控制飲食，只能吃流質食物。她是個優秀的鋼琴家，聽說聚會需要人司琴，就自願留下來，替雷蒙司琴，直到聚會結束。就自願協助其他來尋求醫治的人。現在雷蒙有了領詩的同工，以及照顧病人的同工，但還缺司琴。」

「在三週的聚會中，神拯救了數百人的靈魂，也為數百人作醫治禱告。」

這就是雷蒙·李奇第三階段事奉主的開始，時為一九二〇年九月與十月間。

次月，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八日，雷蒙·李奇與伊蘿絲結婚，由亞克·柯林斯（Arch P. Collins，有別於前面那位柯林斯）證婚，雷蒙就是藉著他得救並得著醫治的，柯林斯也是六年前按立他和他父親的傳道人。柯林斯弟兄所作最偉大的事，也

許是教導年輕的李奇，等候神的必要性以及秘訣。先是柯林斯自己等候神的榜樣，再就是他的教導。留意讀這些故事的讀者，不能不得著一種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禱告在雷蒙·李奇的生活與事奉中，佔據了中心的位置。

在婚禮以及簡短的祝賀場面之後，柯林斯弟兄向這對新人提到，神的禾場何等需要工人，並且火熱地為他們禱告，求神的賜福併留在他們身上，特別是在新郎身上。

那天晚上他們搭火車前往密西西比州的梅理甸（Meridian），三天之後他們在那裡開始了一個聚會。新娘子後來回憶說：「我們那樣地投入禱告中，而神又賜下何等的祝福。」在短短一週內，六十個靈魂得救了，也有幾位奇蹟式地從耳聾及癌症得著醫治。李奇夫婦從那兒又來到哈地斯堡（Hattiesburg），然後是普理查（Pritchard）、休斯頓、達拉斯、以及加利福尼亞。在每個地方，主都堅固祂所應許的話，以神蹟隨著他們。

在這些聚會中，這位傳福音使者沒有負責音樂的同工，也沒有人彈鋼琴，他繼續不斷地求神差派人跟他一道旅行，因為他不容易在每座城裡都找到有這樣的恩賜，又肯為主的事工全心擺上的人。

「就在那時，神已經對雷蒙自己的兄弟安得烈，以及他妻子安娜說話。他們已經有數年之久活躍地事奉主，安得烈帶領詩歌，安娜彈鋼琴，兩人都教主日學，安得烈擔任主日學校長。但李奇太太（安娜）自己說：『我們用心服事主，但還不是全心全意地；我們擺上時間給祂，但還不是全部時間。現在神對我們的心說話，祂

要我們的全部，祂要我們獻上最好的給祂；所以祂允許一個非常嚴重的疾病臨到我。我知道神不會使祂兒女生病，但祂有時確實允許祂兒女生病；但當我們向祂降服，並學會祂要我們學的功課，然後當我們相信祂要醫治我們，也有人用信心的祈禱為我們禱告時，祂就醫治我們。」

安娜忽然病了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有時發燒高達華氏一〇七度或一〇八度（攝氏四十一、二度）！安娜的母親曾藉著陶威博士得著神奇妙的醫治，並教導她的孩子為他們身體的醫治信靠神。安得烈也受過同樣的訓練，他們同心信靠主作他們的醫生。但為了使鄰居與朋友能接受，當安娜健康情況非常低落時，他們找來一位醫生，他診斷的結果是她的情況非常糟，會很快衰竭。「她沒有咳嗽，雖然她的肺已經受了影響，卻沒有咯血，但有時一天有七、八次嚴重的腸出血。」

安娜後來作見證說：「我發高燒嚴重到一個地步，喉的內膜燒掉了，連胃的部分內膜也因出血而剝落了。數週之久，我多半的時間都失去意識，我完全無助，連在床上翻個身都沒辦法。事實上我甚至無法舉起手臂或腳來。醫生說我已完全無望，他們只是盡力使我舒服一點，但我活不過幾天了。終於有一天我除了低聲呢喃外，已無法言語；我發出的聲音那麼微弱，我的丈夫將耳朵貼在我的嘴唇上，仍然無法聽出我想講什麼。我已經無法控制我的眼睛，眼珠已經吊升至頭的後方，看起來我會死去，而很快就會死。但我的丈夫、我的母親，以及我丈夫的父母（李奇老爹跟老媽），還有一些親愛的家人，和休斯頓教會親愛的弟兄姐妹們，以及其他人，包

括雷蒙兄弟在內（他是被電報召來的），都同心禱告，相信神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仍然要行一個神蹟，使我起來作祂的見證。

「我公公教會裡一位女士，已經為我的康復禁食禱告了三天，而三月三日這個禮拜四上午，她和教會其他幾位女士聚集為我的康復禱告。當她們禱告時，這位女士戴爾太太（Mrs.Dial）站起來說：『神已經垂聽禱告，我感覺勝利已經贏得，我們不用再禱告了，讓我們來為祂垂聽禱告而讚美祂。當你們留在這兒讚美主時，我要過去看看。』她很快穿過街就來了，我丈夫說，當他一看見她的臉孔，就知道某些事已經發生了，因為她面容充滿天上的光輝。

「她得著允許進到房間內之後，輕聲對我說：『安娜姐妹，我相信今天神要釋放你。』我盡我所能地回答她：『請為我禱告，求主賜我更多信心。』他們為此禱告，然後又求神賜我聲音，能開口讚美祂。神垂聽了這個禱告，在他們為我得醫治禱告之前，我雖然很虛弱地躺在那兒，卻開始為主向我所顯的慈愛與良善讚美祂。

當我們為此讚美主時，祂開始賜我力量，很快地她又輕聲對我說：『安娜姐妹，神今天要醫治你。』然後我的丈夫將我抱到床邊，將我的腳放在地板上，他走在我一邊，那位姐妹走在另一邊，我走了兩個房間遠，然後走回來，坐在一張搖椅上，坐了半個多小時，繼續讚美主。

「鄰居一直想我會死，當他們聽見喊叫的聲音、讚美的聲音、以及啜泣的聲音，他們都猜想我死了。有一位就打電話給我公公，告訴他我死了，要他趕緊過來。他

跑著過來，卻發現我不是死了，而是復活了！

「我的力氣並未在一天內完全恢復，但確實一直地恢復；幾個禮拜後我跟我丈夫到德州的達拉斯去，他在那裡的大復興聚會中領詩歌。神繼續保守我活在健康與力量中，就在神將我從眾人以為我必死無疑的光景中，奇妙地使我起來之後不到四個月，我丈夫與我將我們的家與一切所有的，都放在神的祭壇上，跟著雷蒙兄弟一起投入主的事工中。」

一九二一年七月，雷蒙與伊蘿絲，安得烈與安娜，開始攜手事奉主。他們一道服事的第一個地方是哈地斯堡，那是雷蒙第一次舉行他的大聚會之處。雷蒙·李奇太太回憶說：「數十人在聚會中得救，以及得著醫治；神以非常清楚的方式，印證我們一起事奉是祂的旨意。神的賜福何等奇妙，我們四人的那些禱告與交通的時間何等甘甜，所遇見的試驗也一樣甘甜！我們都很年輕，不但在年歲上，在這類事工的經驗上也很幼嫩，但神以多麼大的恩慈，來賜福我們所做的，祂用何等的溫柔來引導我們！」

這傳福音的團隊，從哈地斯堡去到密西西比州的羅勒（Laurel），在那兒服事了十天。在每個聚會中，都有靈魂得救，有人身體得醫治。在這裡發生了一些事，將要影響李奇全家族往後的生活，這是當時他們所不知道的。